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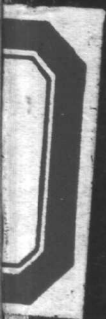
文学批评术语丛书

WENXUE PIPING SHUYU CONGSHU

克利福德·利奇 著

尹 鸿 译

悲 剧



文学批评术语丛书

悲 剧

WENXUE PIPING
SHUYU CONGSU

克利福德·利奇 著
尹 鸿 译

昆 仑 出 版 社



200049312

新登字（京）119号

书 名：悲 剧

著 者：克利福德·利奇

译 者：尹 鸿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版者：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装者：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昆 仑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960毫米 1/32

印 张：4

字 数：73,000

版 次：1993年7月第1版

印 次：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书 号：ISBN 7-80040-231-2/I·207

定 价：2.3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一、定义和描述	(1)
二、悲剧创作和悲剧理论	(15)
三、悲剧主角	(47)
四、净化或是圣化?	(66)
五、平衡感	(80)
六、陡转、发现、苦难	(86)
七、合唱队和统一性	(98)
八、夸饰感	(107)
附：参考文献	(113)

一、定义和描述

亚理士多德：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①。

《诗学》第六章

情节有简单的，有复杂的；因为情节所摹仿的行动显然有简单复杂之分。所谓“简单的行动”，指按照我们所规定的限度连续进行，整一不变，不通过“突转”与“发现”而到达结局的行动；所谓“复杂的行动”，指通过“发现”或“突转”，或通过此二者而到达结局的行动。但“发现”与“突转”必须由情节的结构中产生出来，成为前事的必然的或可然的结果。两

① “陶冶” (Catharsis)，也译为“净化”。——译注

桩事是此先彼后，还是互为因果，这是大有区别的。

《诗学》第十章

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的家族的著名人物。

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应有双重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其原因不在于人物为非作恶，而在于他犯了大错误，这人物应具有上述品质，甚至宁可更好，不要更坏。

《诗学》第十三章

狄俄墨得斯 (Diomedes, 公元四世纪):

[悲剧是] 对处在灾难中的英雄人物 (或神) 的不幸的叙述。

引自 J·W·H·阿特金

《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卷》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Seville, 公元六——七世纪):

国家和国王的悲惨故事 [构成了悲剧]。

同上

加尔兰特的约翰 (John of Garland, 公元十二——十三世纪):

[悲剧是] 用“壮丽”的风格写成的一首诗, 它表现着羞辱和邪恶的事情, 以欢乐始, 以悲伤终。

同上

乔叟 (Chaucer):

一个悲剧, 就是一个故事,
古书上说的,
讲一个人曾经飞黄腾达,
却一旦陷落在悲惨的处境中去
结果不能自拔而终。

《僧士的故事》开场白

锡德尼 (Sidney):

……高级和优秀的悲剧, 揭开那最大的创伤, 显示那为肌肉所掩盖的脓疮; 它使得帝王不敢当暴君, 使得暴君不敢暴露他们的暴虐心情; 它凭激动惊惧和怜悯阐明世事的无常和金光闪闪的屋顶是建筑在何等脆弱的基础上; ……

《为诗一辩》

乔治·普登汉姆 (George Puttenham):

除喜剧诗之外, 舞台上还有另一种诗, 但是它不是那些如此低级的东西的混杂, 由于它们表现痛苦的

王子和悲哀的不幸的降临，常常被称之为“悲剧”诗。

《英国诗歌的艺术》

阿隆（Anon）：

凶杀是辉煌的，悲剧笑着：

我要为你的爆发寻找一个舞台。

《贪欲的统治》，又名《淫荡的王后》

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

如果任何精神还在四周呼吸

那就不能控制住激情

（因为从他出生时，就被紧抱在手中，

蜷曲在幸福的怀里）

他闭上了眼睛，闭上了他的忧虑

人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有了共识，

但谁也不知道人必须是什么；让这些

从我们阴沉的脸上消失吧，

我们会使他们的眼睛感到惊恐。但如果胸

被悲伤钉在大地上，如果所有的心

都被痛苦浸透，在这个圆圈中搏动，

如果所有的生命，它的热情

被真实的悲痛感所抑制和窒息，

如果这些曲调的每一部分都相互配合，

那么它们的到来就最受欢迎。

《安东尼奥的复仇》开场白

莎士比亚：

因此它〔理性〕唱出一首哀歌，
敬献给凤凰和斑鸠，
这爱情的明星和旗手，
吊唁它们的悲惨结果。

《凤凰和斑鸠》

查普曼 (Chapman)：

一首诗，它的主题不是真实的，但事情却像是真实的，谁（值得注意）会在诗中去期望人物和行动都真实可靠呢？他们是妒嫉的可怜的心灵，在这些虚构的自然中去挑剔着真实的匮乏。题材的教化性，对美德和对滑向反面的趋势表现出的优美而节制的热情，是悲剧令人信服的灵魂、核心和界限。

《比西·丹波伊斯的复仇》献辞

拉辛 (Racine)：

在悲剧中，血腥和死亡并不是必需的。它的行为是伟大的，人物具有英雄气概，激情便能由此而引起，其总的效果表现为一种构成了整个悲剧快感的崇高的悲痛，这就足够了。

《贝蕾妮丝》前言

托马斯·赖默 (Thomas Rymer)：

他们〔希腊悲剧家〕用一种更严肃的方式同时又

是非常“愉快”和“喜悦”的方式，通过“样板”来进行教诲。在历史中发现，同样的“结局”产生着“正义”和“不公正”，美德经常受到压制，“邪恶”笼罩在王位上。他们看到用这些特定的“昨天的事实”来说明他们所期待的“普遍的”和“内在的真实”，是不完美、不恰当的。通过那些无神论者对“神圣的赐予”的谴责，还发现了奖励和惩罚的分配“不平等”，这使那些最英明的人也感到困惑。他们断言，如果一个诗人想要引起快乐，他必然需要看到“正义”被准确地履行。他们说，如果世界缺乏对万能的上帝的满意，它的忠诚意志和目的不能被理解，那么一位诗人（在这些方面）将决不会被原谅，（他们相信）他并非“不能理解”，他的并非不虔诚的道路受到了穿透和检验。

《上一时代的悲剧》

艾迪生（Addison）：

英国的悲剧作家受这样一种观点所支配，当他们表现一个处在灾难中的杰出而无辜的人时，他们认为在这个人物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或者战胜敌手之前，不应该扔下不管。这种错误受到了现代批评中一种荒唐的教条的引导，人们被责成去表现赏罚分明，表现被公正地履行的诗的正义。我不知道是谁最先建立的这条规则，但我相信，在生活中，在理性中，在前人的实践中，这都是毫无根据的。

《观察者》第16卷

亨利希·冯·克莱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

人在痛苦中能够变得伟大，甚至成为英雄，
但只有在不幸中他才是一个神。

《彭特西勒亚》

歌德:

即使是完全懂得如何描绘英雄性格的高尚的希腊人，也不会鄙弃一个英雄因为如此痛苦地受难而哭泣。他会说：高贵者是能够痛哭的人。让我独自呆着吧——你有一个干涸的心灵和一双干涸的眼睛！我诅咒幸福，因为对于它来说，不幸仅仅是一种奇观。

《选集》

克里凯戈尔 (Kierkegaard):

悲剧英雄不知道孤独的可怕的责任。在另一个地方他找到了安慰，他可以与克吕泰墨斯特拉和伊菲格涅亚一起哭泣和哀痛，眼泪和哭喊缓解了它们，而无法言说的东西才是折磨。

《恐惧与颤栗》

尼采:

……悲剧神话恰好要使我们相信，甚至丑与不和谐也是意志在其永远洋溢的快乐中借以自娱的一种审

美游戏。不过，酒神艺术的这种难以把握的原始现象，在音乐的不谐和音的奇特意义中，一下子极其清楚和直接地被把握住了，正如一般来说唯有与世界并列的音乐才能提供一个概念，说明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的世界的充足理由究竟是指什么。悲剧神话所唤起的快感，与音乐中不谐和音所唤起的快感有着同一个根源，酒神冲动及其在痛苦中所感觉的原始快乐，乃是生育音乐和悲剧神话的共同母腹。

《悲剧的诞生》

亨利·詹姆士 (Henry James):

今晚对他来说，她是太老了，显然很难免除时间的触动。但她像最优美和最精致的造物一样，作为一种最幸福的幻影给了他，在他整个一生都会遇到。当一个女仆正为她的年轻人哭喊着时，因为一种粗俗的困扰，他也能在那儿看见她，非常真实。仅有的东西是她自我判断自己不会是那个女仆那样；智慧的虚弱，判断的不光彩，似乎使她陷得更深。然而，她的崩溃，更短暂，在他干预以前，她在一个方面就已自我发现了。“当然，我害怕我的生活。但那没有什么。它不在那儿。”

《专使》

A·C·布拉德雷 (A·C·Bradley):

这样一来，我们最后就只有这样一个观念：它表现着我们既不能分割、也不能加以调和的两个方面。个

人这一部分对之显得束手无策的那个整体或秩序，好像是被一种趋求完美的热情激发起来，因为我们无法用别的方式解释它对待恶的行为。然而它看来是在它自己内部产生恶的，它在努力战胜和排斥恶的时候，就受到痛苦的折磨，而且弄得来破坏它自己的实质。不仅丧失了恶，而且还丧失了无比珍贵的善。这一观念虽然与冥冥中的命运观念不同，却不是对生活之谜的解答，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但是为什么还希望它成为这样的解答呢？莎士比亚当时并没有试图为上帝对待人们的方式进行辩护，或者把宇宙表现成一种神圣的喜剧。他是在写悲剧，如果悲剧不是一种痛苦的神秘，那它就不成其为悲剧了。

《莎士比亚的悲剧》

I·A·瑞恰兹 (I·A·Richards):

只有对于那些暂时是不可知论者或摩尼教徒的思想来说，悲剧才有可能。任何一点对神学的触及都是宿命的，它将天堂的补偿提供给了悲剧英雄……悲剧也许是最普遍的、既定的、早已注定的为人们所知道的经验，它可以将一切东西都纳入它的组织中，表达它，让它找到一个位置。这是无懈可击的，只要一种适宜的形式和仅有的一种适宜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那么没有任何东西不能被表现为一种悲剧的态度。

《文学批评的原则》

让·阿劳 (Jean Anouilh):

发条被拧紧了，它会自动展开。在悲剧中这是相当合适的。手腕的一小点抖动就会出事……

其余一切都是自动的。你不需要抬一个指头。机器处在一种完备的状态中，一开始就加足了油，毫无摩擦地运转着。死亡、叛逆、悲哀，一起比赛着。它们在风暴、眼泪、宁静的起伏中运动。最后一幕结束时，行刑者的斧子举起来，一切便都平静了。戏剧一开始，两个情人，他们的心赤裸着，他们的躯干纠缠着，第一次面对面地站在黑暗的屋子里，人们担心他们要分离，处在不敢喘息的沉默中……悲剧是纯净的，它平静，没有任何搅动。它没有任何情节剧的东西，没有虚弱不堪的反面角色，以及受迫害的少女、复仇者，突然的解救和十一个小时的忏悔。在情节剧中，死亡才真正可怕，因为它从来都并非无法逃避……

在一部悲剧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有疑问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已知道。这带来了平静。在悲剧人物中间，存在一种伴随的感觉：他杀人就像他被杀一样无辜，它完全是与你正在扮演的角色有关。悲剧是平静的，原因在于，希望、肮脏、欺骗在这里没有位置。没有任何希望，你掉入了陷阱。整个天空都压在你身上，对它你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呼喊。

不要误解我，我说的“呼喊”，并不是呻吟、呜咽、抱怨。你不能那样做。但你可以大声喊叫，说你从来没有想到你能够说你得到了所有这一切，或者从来不知道在你说的時候已经有了它们。你因为它们自己的原因说它们，你说他们因为你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

东西。

《安提戈涅》

乔治·斯坦纳尔 (George Steiner):

然而人们不能根据克劳德尔奇异的和个人的天赋,断言基督教世界的观点会产生出悲剧戏剧的主体。与在某些方面令人恐惧的独特的罗马天主教徒相比,克劳德尔的基督教气息更少一些。他与其说属于现代教堂,不如说属于格里高利的时代。熊熊的地狱之火似乎给了他一种坚定的支持,使他对于背叛上帝之路的伟大性,几乎有一种兴奋。他的一些根据《圣经》写成的评论,读来好像是从修道院的图书馆中找到的那些专制的修道院院长的手笔,这些评论和他的戏剧,都俯瞰着人类的毁灭。

《悲剧之死》

约翰·霍普金斯 (John Hopkins):

母亲:你怎么能说,阿兰,怎么能说想我死呢?(沉默。)

阿兰: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想一个人或另一个人死。

这是我宠爱的结局。只要他,或者她,或者它死去就行了(阿兰走开,绕着桌子,撇下他母亲)。

悲剧,关心处在困境时的勇敢。聚光灯和舞台中央。深深地陷入去解救所引起的一切问题,一切痛苦,一切残忍,带着激烈的语言和憎恨离开。

《给一个陌生人讲话》

贝尔特兰德·罗素 (Bertrand Russell):

文学之所以如此具有抚慰作用，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悲剧都是属于过去的，它来自于超出我们努力所能达到的圆满和静谧。当一个人剧烈痛苦时，把它看作是很早很早以前发生的事情，这是最有益的，这样去参与，并在想象中哀伤地伴随着那些暗淡的灵魂，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了仍在不停运转的巨大的机器。我看着这往昔，像一个光彩熠熠的轮廓，在那里世界的送葬者不再哀痛。站在时间的河岸上，人类代代相继的悲哀的队列正在缓慢地走向坟墓，但在平静的昔日之乡中，疲惫的流浪者们憩息着，他们所有的哭泣都停止了。

《罗素自传》

汤姆·斯托帕特 (Tom Stoppard):

车轮已经启动了，它们有它自己的速度，我们被它所……决定。每一个运动都受前一个运动的支配——这就是秩序的意义。如果我们一开始是专横的，那它恰好就是一个屠场，至少让我们这样希望。如果我们恰好，只是恰好发现，或者甚至怀疑，我们的自主性只是它们秩序中的一部分，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失落了。

《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罗都已死去》

斯拉乌蒙尔·姆罗热克 (Slawomir Mrozek):
斯托密尔：……现在，我们谈谈感觉。你想把世界拉

回到规范中去，不要问我为什么，那是你的事情，而我有我的理解。以前我从不干涉，但这次你走得太远了。啊，是的，一个多么冠冕堂皇的想法！一种悲剧性的解救！那正是你所需要的。时至现在，悲剧已经被建立在僵化观念上的社会所最终抛弃了。所以你想你应该把我推到悲剧行动中去，去拯救许多的紊乱，这能行吗？不需要辛辛苦苦去重建，你能使它做到。如果一个人在这过程中偶然死去，或者是你的父亲达到了目的，如果不弄糟的话，但是当你获得了结果时却谁也不关心它。悲剧很适合你，不是吗？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肮脏的形式主义者。你不会诅咒我，或者诅咒你母亲。当他们都陷于死亡中时形式保存了下来。糟糕的是你甚至不关心自己。你是一个狂想者……

斯托密尔：所以，你所做的事不会牺牲我吗？

阿瑟：有的事情会被完成。悲剧性地完成，这是真的。在这点上你是对的，父亲，我很遗憾。因此，悲剧是一种伟大而强有力的信念，现实应该受到它的束限。

斯托密尔：你这傻瓜，你真那么想？你没看见悲剧在今天已不再有可能性吗？现实比任何信念都更强大，甚至也比悲剧强大。如果我向他射击，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吗？

阿瑟：有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有的东西是放在远古的大师们的天平上的。